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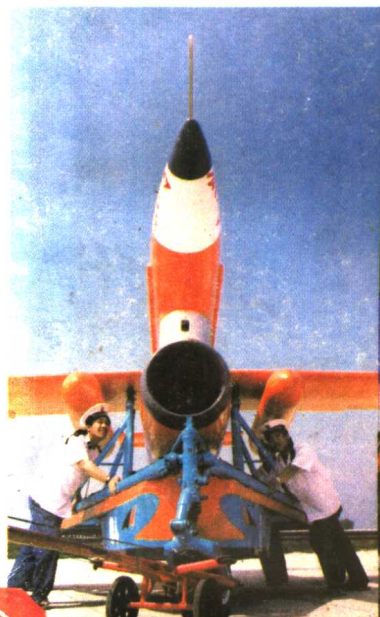
神秘的使命

——中国海防导弹试验场发展纪实

shenmide shiming

张兴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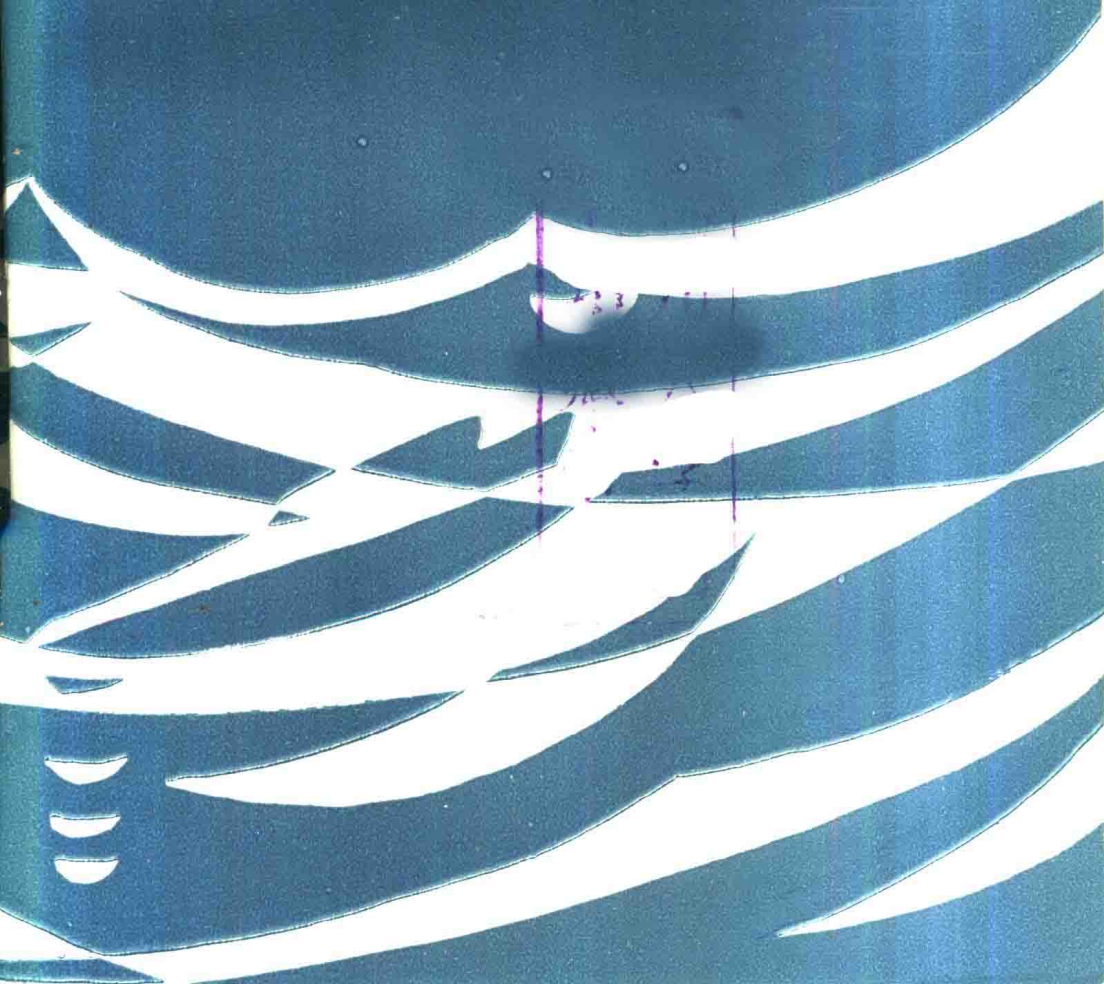


shenmide shiming shenmide shiming

shenmide shiming shenmide shiming

shenmide shiming shenmide shiming

神秘的使命



神秘的使命

张兴华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慈惠胡同甲3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9·字数218,000

1988年8月第1版·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770

ISBN 7-5033-0052-3/1·47

定价: 2.10元 (平)

2.40元 (膜)

4.80元 (精)

献 给

三十年中，为海防新武器试验事业的发展，默默无闻地燃烧着自己青春和生命的人们。

字；
业。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
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

——何塞·马蒂

目 次

小 引.....	(1)
第一章 在中苏友好的日子里.....	(8)
•神秘的失踪	
•绝密，使普通山沟变得神圣	
•友好的合作与遗憾的结局	
第二章 “愤”与“奋”.....	(17)
第三章 爆炸，惊醒了浩瀚的戈壁.....	(29)
•进军沙漠	
•血肉横飞的动物	
•血溅戈壁的人	
第四章 大海，睁圆了新奇的眼睛.....	(40)
第五章 靶场神眼.....	(50)
•艰难的起步	
•土办法驾驭了洋设备	
•雨中	
第六章 南中国海的呼唤.....	(73)
第七章 扬威在异国海域.....	(95)
•在M国一展雄风	
•在B国险中制胜	
•在C国双发连捷	

第八章	蓝疆万里布神箭	(113)
第九章	忠诚, 对党、祖国和人民 (特写群组)	(125)
	• 他们的死并不轰轰烈烈	
	• 牺牲爱情与爱情的牺牲	
	• 被“骗”的少女	
	• 好马也吃回头草	
	• 身为事业谋	
第十章	骑鲸蹈海巨龙飞 (上)	(158)
	• 开进, 选点在沙漠腹地	
	• 众多的“瞎子”有了领路人	
	• 谈判, 胜利在最后的时刻	
	• 为缚苍龙织神网	
	• 走向大海之前	
	• 跨出历史性的一步	
	• 脊梁——“愚傻”人物志	
第十一章	骑鲸蹈海巨龙飞 (下)	(196)
	• 决战前夜	
	• 箭在弦上	
	• 登艇壮别	
	• 历史性的伟大瞬间	
	• 将军情	
	• 环球同此凉热	
第十二章	平凡的足迹	(234)
	• 靶机空中开花	
	• 雄鹰再添虎威	
	• 苦与险的变奏	
	• 事业, 是众人成就的	
第十三章	树木与树人	(247)

第十四章 希望之光	(263)
后 记	(274)

小 引

据传，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曾枪决一名军械部长。由于这位部长严重渎职，把没有经过严格鉴定的武器运往前线，结果，使苏军遭受重大损失。

任何产品不合格都不应该。武器弹药不合格更不能容忍。它关系到人员的生死，战争的胜负，民族的存亡。

人民海军创建以后，在海防新武器加紧研制的同时，建设鉴定、检验新武器效能的试验基地，也就提到了建设日程上。

这个试验基地，在绝密的状态下组建，在艰苦的环境中创业，伴随着时代的风雨，走过坎坷而辉煌的历程。三十年前，它只执行单一型号的导弹仿制定型试验，而今天，它已发展成为担负全海军武器、装备系统试验任务的综合试验基地。

三十年来，在这里萃聚了多少惊心动魄的试验，荡气回肠的故事，感人肺腑的业绩，可歌可泣的壮举！这里的创业者们，如今双鬓都已染上微霜，蚯蚓似的皱纹爬上了宽窄不一的额头，青春的美貌不见了，少女的风姿飘逝了，人生金子般妙曼的年华随着一次次试验，消溶进广袤无垠的海空。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首高亢华美的乐章。然而，所有这些，都因绝对保密而尘封了整整三十年。

今天，时代呼唤着改革，改革使海军试验基地由封闭走向开放。把这样一个为巩固海防而建立殊勋的神秘所在展现在全国人

民面前，时机已经成熟。下面，就让我们循着创业者们的足迹去一睹他们的风采吧！

第一章 在中苏友好的日子里

1957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还不满十岁，从旧社会的基地上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努力，刚刚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突飞猛进。中华民族以其全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但是，共和国的元帅们，并未陶醉在歌舞升平的宁静气氛中。他们居安思危，对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得来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建设要搞，人民生活要提高，而国防也要加强。新中国的崛起，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仇视，他们虎视眈眈地欲把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襁褓和摇篮之中，对此，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没有稳固的和平环境，要想安安稳稳地进行建设是不可能的，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不会长久的。靠小米加步枪艰难地打下了天下，而还靠小米加步枪坐天下，却决非易事，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于是，在我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经济建设刚刚展开，正举步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做出决定：研制发展两弹一箭（原子弹、导弹、火箭）。为了加快步伐，缩短周期，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赴苏联，与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科涅夫元帅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引进

四型导弹武器系统及其设计制造和战斗使用资料的协定。该协定规定：由苏联派官兵训练首批战斗使用部队；由苏联派专家协助组建设计研究机构、制造厂和试验靶场。

随着两国元帅的笔尖在协定上轻轻地一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拉开了新的一幕。

而这，是需要巨额的人民币做后盾的。

神 秘 的 失 踪

聂荣臻元帅回国以后，在我们很多军事单位里，一些平时公认的佼佼者竟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不知他们去向何方，家属和亲友们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他们自己，则怀着神神秘秘的自豪，谨谨慎慎的担忧，异常兴奋地奔向那个扑朔迷离的地方。

海军青岛基地参谋长杨国宇，刚刚走进办公大楼，就被基地首长极其小心地单独叫到一个房间，轻声地告诉他：“北京来了密令你，干啥不知道，我猜啊，会不会是让你随肖劲光司令员出国。”杨国宇问：“带什么东西吗？”对方似乎也不大清楚，“带，土边说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带着。”杨国宇糊涂了，出国还带这些箱箱柜柜、破破烂烂干什么？但他已经不便多问了。接着对方又告诉他，你去北京这事只有你知我知，千万不要传出去，要绝对保密。记住，你的代号叫“营房部长”。杨国宇如坠五里雾中，冥冥间只死死地记住了四个字：“营房部长”。

大连水面舰艇学院教员周淦林，领导找他谈话说：“上级调你去。但不知到哪，反正是非常保密。这是咱国家新组建的机构，可能相当于国外的靶场。”什么靶场？周淦林弄不明白。他想，靶场就是卧姿装子弹，面对着半身靶或全身靶扣动扳机嘛？他搞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弄得这样玄乎。

如果其他人感到神秘，那么海军航空兵部干部部任免科干事肖连生就更有些腾云驾雾了。有关领导找过他，对他说：“你要去的地方是绝密单位，干部都是百里千里挑一的。可是现在需要一位选这样干部的干部，上级组织通过多方考察选中了你。”领导说这话时非常严肃，肖连生听这话时正襟危坐。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正处在绝密的核心，真是举足轻重啊。

八月的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青岛海军某航校教员王照奉，实操完从停机坪回到教学大楼，教研室主任就叫去了他。那声音的细小，屋里再坐一个第三者也难以听到：“北京可能搞了个机械化建设兵团，是绝对保密的单位，上面指名道姓地选中了你。我们留不住你，你去吧。能通信就通，不能通信不要硬写，千万不能犯错误，我们绝不责怪你。”王照奉真紧张啊，紧张中又体会到了含有强烈刺激的幸福。以前干飞机教研工作，就已经十分强调保密了，想不到将要干的，比以前的工作还要保密，他感到一股说不出的自豪和光荣。

青岛海军训练团电信大队干部李庆禄到海军干部部报到后，干部部也不知道具体干什么，只是秘密地把他送到了—一个地方，代号叫〇〇29部队电影训练队。明明叫部队，可是他们的领章帽徽却被取掉了。第二十兵团的参谋长徐明对他们讲：“你们这些人掌握着机密的核心，你们都是搞尖端武器试验拍照的。”至此，他们总算了解了—自己将要干的是什么工作。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们紧张地训练了半年。这中间，李庆禄的父亲因为思儿心切，去青岛看望他。到了青岛才知道，儿子早已经调走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可能在北京。老人不顾旅途劳顿，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下了火车，老人面对林立的楼群，茫茫的人海，竟不知道投奔哪里。后来他突然想到儿子是海军，就专门打听有海军的地方。海军司令部直属政治处的一位干事，热心地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李庆禄的下落，他父亲东奔西走了十天，也没有见着儿

子。而实际上李庆禄与他父亲天涯咫尺，只有一墙之隔。

那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党就是一切，祖国更是高于一切。不论什么事，只要说是党的指示，组织的决定，那就是金口玉言，毫不走样地照办，唯恐因为自己的疏忽和过失，给党的事业和祖国与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

对调到这个绝密单位的人们，组织上有个要求，与包括亲友和老首长老战友在内的外界，最好是不通信或少通信。对此，他们是这样理解的：组织上调我们来干绝密工作，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就不要说不通信了。至于少通信，他们认为这是组织的关怀，不能据此就不严格要求自己。于是，这些被抽调来的人们，从原单位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同亲友们无缘无故地割断了联系。父母找不到了儿子，年轻的媳妇找不到了丈夫，热恋的对象找不到了情人。他们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地对待这一切，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碍于常情或悖于常理，而亲友也由开始的不理解到慢慢地理解了他们。

绝密，使普通山沟变得神圣

到北京工作，而且又是搞的绝密，搞的尖端，足以令当事者陶醉令旁观者艳羡的。然而，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并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地。他们很快就要离开繁华的都市，到一个还未未知的地方去创业。

为了选择这样一个地方，1958年1月27日至2月9日，一架飞机载着原海军青岛基地参谋长杨国宇大校和柯尔金、吉洪诺夫、索科洛夫、马卡连柯等四名苏联专家，匆匆穿飞往返于渤海湾绵延的海域和起伏的群山中。

没有路。他们在凛冽的朔风和冰天雪地中，攀荒山，爬秃岭，背着水壶，带着干粮，根据岸舰导弹试验靶场的战术要求，

对几个地区进行全面的权衡对比，最后把J地区列入优先考虑的方案。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中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肖劲光说：“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作文章。”表示同意。

之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周希汉中将、苏联勘察专家组总组长盖都可夫少将以及杨国宇再次抵达J地区，从空中复查了海湾，从地面复查了J地区的各有关地段。罗舜初中将还爬山涉水到地方政府和百姓家了解民情社情。当一切都紧张而顺利进行的时候，有关保密和安全的迁民问题在我方和苏联专家之间出现了分歧。

苏联专家执意，必须迁走J岛、M岛、A屯和D屯的居民，也就是大范围动迁；我方人员坚持，根据我国国情，只能搞小范围的、局部的、个别的动迁，双方各执一端，相持不下，理由都堂而皇之。最后，只好把矛盾上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和苏联驻华总顾问赫列布尼可夫上将那里。

1958年4月中旬，海军罗舜初副司令员和海军参谋长顾问库德良弗采夫海军少将去国防部向黄克诚和赫列布尼可夫汇报。

行前，库德良弗采夫点名让翻译赵世魁同去。平时，在众多的翻译中，苏联专家们都很欣赏赵世魁的口语翻译。他吐字清楚，用语灵活，能够全面和完美地传达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哪怕是幽默和玩笑，方言与土语，他都能准确地译出。因此，一些重要的场合，专家都要拉上赵世魁。

今天，赵世魁站在我们面前，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黧黑干瘦、佝偻着背、低着头的老头儿，当年曾是一个玲珑八面，红红火火，风云一代的人物。

岁月确实确实能改变一切，但岁月却不能抹掉一切，尤其是

那些有价值的东西。

调到海防导弹试验场以前，组织曾派赵世魁去苏联学习。在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赵世魁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他既是学员，又是翻译，既要同别人一样掌握所学专业，又要在我国学员和苏方人员之间架起一座通顺晓畅的语言桥梁，他的任务是很繁重的。

列宁格勒在苏联是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原名彼得堡。美丽的涅瓦河穿城而过，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就处在涅瓦河中段。站在校门望去，巍峨壮丽的冬宫，庄重威严的彼得大帝铜像就矗立在对面。举世闻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作为水上博物馆停靠在码头上。不远处，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撰写《国家与革命》的草棚……主要的名胜都集中在学院附近。

对这些颇为诱人的东西，赵世魁因为学习和工作繁忙，没有专门的时间去一饱眼福。只是每天夜晚，他和同学们从学院的图书馆走出来，利用通往宿舍这十多分钟，沿着涅瓦河堤岸匆匆经过的时候，才稍有余暇顾盼一下两岸的景色。

给赵世魁印象最深的，就是晴朗天空的夜晚，月明星稀，沉静的涅瓦河象是酣睡着，偶有波浪骤起，拍打几下堤岸，也似是酣睡者空然发出的鼾声，不一会儿又归于沉寂。每到这个时候，赵世魁的脑海中，就不自禁地清晰地复现出祖国那熟悉的山川风物，故土人情，还有亲友的笑脸，领导的重托。这就更加促使他脚步匆匆，争分夺秒地完成祖国交给的学业和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

我们国家去苏联学习的学员同民主德国和波兰等国的学员相比，年龄偏大，文化基础偏低，所以赵世魁不仅要口译，还要译教材。苏联是强调保密的，他们有言在先，学员在毕业回国时不能把教材带走，但个人的学习笔记，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寄回国内。这样，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以利于国内军事科学的发展，

赵世魁专门买了十四本八开大的笔记本，抓紧一切时间逐段逐句地翻译教材。没有人给他交待这个任务，没有人给他施加任何压力，但他这样做了。赵世魁呕心沥血翻译的这十四大本笔记，寄回国内后在许多院校都被使用过，在军事科学的教学，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正是这段留苏的日子，使赵世魁的俄语水平升华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回国后，他才大显身手，纵横捭阖。

这样一个人，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该有多少威威赫赫的英雄事值得炫耀啊，尤其是在我这个晚辈面前，讲上几句“我当年……”不也是象日出月落那么正常吗？可他偏偏缄口不言。我几次催逼，软缠硬磨，他都轻轻地、意味深长地用“俱往矣”把我挡回来。虽然最后他象应付差事似的讲了一点，我觉得是很不解渴的，这同别人讲给我有关他的经历相比，充其量只是九牛之一毛。当我关上采访用的小录音机，合上采访本后，我曾对他的“俱往矣”深长思之。我觉得他这三个字谦虚里包含着慨叹，简单轻松里蕴含着复杂的情绪。

赵世魁随罗舜初和库德良弗采夫走进国防部大楼，黄克诚和赫列布尼可夫已等在那里。将军和将军，军人和军人，没有寒暄、客套和繁文缛节。双方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各陈己见。汇报刚刚开始，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走了进来。

听完汇报，元帅和将军略加沉思，即对我方方案做出了表示：黄克诚说这个办法可以；彭德怀对这个方案表示支持；赫列布尼可夫没有异议。于是，分歧的意见在这里得到了统一。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以勘察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呈送了《关于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试验靶场海上部分的报告》，确定在J地区建设海防导弹试验发射场。

一切都象啮合的齿轮，在丝丝入扣的相互联动中，有条不紊